



凌淑芬◎著

# 情在不能醒

言情界老牌名家，字里行间总能牵动你的喜怒哀乐，  
她的名字就是精品的代名词……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# 第一章

“吹口哨，向前行，寻求快乐人生；肩并肩，去踏青，野外好风景……”

稚嫩歌声从矮木丛中飘出。脆生生的嗓腔如银铃一般，唱的也是快乐开朗的曲子，语调却充满浓浓的哀伤。

“旭日升，照当空，彩霞已无影踪；流水青山美如画，尽入眼帘中……”

歌声幽然而止。

成莫仰头看着一望无际的天空。层层灌木包围住她幼小的躯体，她眼中看出去的世界只有天，只有地以及她自己，茫茫人烟里仿佛只剩下她一个人。

通常八岁的小女孩在大大的花园里落了单，都会感到惊慌害怕的，她却沒有。因为她知道，她也没有多少亲人了……

成莫双手紧紧抱着自己的膝盖，窝成一团圆圆的球。这种蚕茧般的包裹，让她感到安心。

爸爸以前告诉过她，越难过越害怕越痛苦的时候，越要唱开心的歌，这样子自己才会开心起来，就不会觉得那么难过那么害怕和那么痛苦了。

“青天高高，白云飘飘，太阳当空在微笑。枝头小鸟吱吱在叫，鱼儿水面任跳跃……”微弱的曲调再度从矮树丛后飘起来。

因为爸爸喜欢听开心的歌，所以她总是学开心的歌唱给他听。其实成莫知道爸爸很痛苦，因为她偷听过护士姐姐的交谈，她们都说“化疗”真的不是人受的。可是爸爸在她和哥哥面前，不管肉体上多痛苦，总是会笑着鼓励他们，要他们别害

怕，然后跟她说：小莫，唱歌给爸爸听，唱开心的歌……

“花儿盛开，草儿弯腰，好像欢迎客人到……”成莫哽了一下，用衣袖擦一擦滴下来的泪水。如果爸爸知道她一个人躲起来哭，一定会很伤心的。

可是，可是，可是爸爸不会知道了啊！心里一个小小的声音告诉她。爸爸已经死掉了！今天是他的葬礼，所以你才会穿一身黑，心情这么难过啊。

死掉了的人还是会知道的。她反驳心里那个小声音。哥哥跟她说过，死掉的人会去一个叫“天堂”的地方，从天堂上看他们在地上的亲人。爸爸一定会看到她在偷哭的，不行，她要勇敢一点！

成莫又用力地抹一抹泪水。

灌木窸窣窸窣地动了起来，不一会儿，一双手拨开枝影，加入她小小的世界里。

“小莫，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里？”她哥哥成渤轻触妹妹的小脸蛋。

“哥哥……”成莫哽咽了一下，扑进仅存的亲人怀里，放声大哭。

成渤轻叹一声，抚着她的发提供无声的安慰。从现在开始，他们兄妹两人，真正是相依为命了。

使劲地哭了一阵，心头的悲戚稍稍得到发泄，成莫吸吸鼻子，勉强自己收住泪，从哥哥怀中抬起头看着他。

“哥哥，以后我们要怎么办？”她低低问。

成渤看着妹妹眼底的惶惑，蓦地一阵鼻酸。一个八岁的小女孩，不该有这样苍凉的眼神啊！

“我想……我们还是到大伯家再住一阵子，等哥哥满十八岁了就出去工作，到时候我们再自己租房子，搬出来住好不好？”十四岁的大男孩刚进入变声期，嗓音听起来时而低、时而高的，有些怪腔怪调。

成莫垂丧地低下头，“伯母很讨厌我们……她不会想要我们再回去跟他们住的……”

其实，不只伯母，阴晴不定的伯父也让她感到害怕。她只希望永远不要再回到那间屋子里！

成渤心里一阵酸楚，勉强自己用振奋的语气说：“不会啦，再住也不过这几年而已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爸爸的丧事已经忙完了，接下来哥哥找个送报生的工作，平时不要向大伯他们拿零用钱，就不会有太多问题了……”

说到底，他自己也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，对于未来，他并不比小自己六岁的妹妹有把握多少。

成莫很想说自己不要回大伯家了，可是小小的年纪也知道，他们兄妹俩没有太多选择，这个时候不应该再给哥哥添烦恼了。

一直以来，家里都是哥哥在照顾她。妈妈生下她不久就去世了，所以她对母亲并没有太多印象。等她两岁大的时候，爸爸又得了癌症，从她印象所及，父亲一直都是在跟病魔搏斗。有时候她很想赖在爸爸的怀里尽情地撒娇，可是哥哥说，爸爸身体很痛，要小心，别压着他了，所以她已经习惯压抑住小女孩爱玩爱闹的天性，每天就是陪爸爸做一些很静态的活动，然后学很多很多很开心的歌唱给父亲听。

母亲是个孤儿，所以他们没有母系的亲戚可以依靠。而父亲这边，爷爷奶奶在成渤出生不久便去世了，几个叔叔伯伯几乎不太有往来。

从父亲确定染上骨癌开始，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便垮了下来，兄妹俩尝尽了人情冷暖。

他们父亲千方百计地联络上大伯，希望在他住院期间，能够收容自己的两个小孩。于是过去三年间，成家兄妹便在大伯家捱了下来。

爸爸虽然没说，兄妹俩却是明白的，他们大伯夫妻对父亲多少有着心结。

父亲的几个兄弟都是蓝领阶级，从事的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力工作。独独父亲从小努力学习成绩优异，让爷爷当年不惜借贷款也要送父亲出国念书。

可惜念了一年花费就超乎一开始的预期，父亲只好辍学回来，凭着英文能力，考了教师执照，在花莲的一所初中当起了老师。初中老师的收入虽然不多，却也是受人敬重的师表一辈。看在身为长子的大伯眼里，心里不得不发酸。

大家都是一母所生，凭什么弟弟就是坐办公桌，赚轻轻松松的薪水，自己却得在建筑工地里冒着生命危险，赚那一天有、一天没有的劳力钱呢？

大伯夫妇向来就觉得爷爷偏心，后来看父亲因病弱而一事无成，同为兄弟当然不至于兴高采烈什么的，但心里隐隐有种“看吧，你喝过洋墨水也没有比我们高明多少”的出气感。

再说，大伯自己家里也有妻子儿子要养，并不比他们宽裕多少，而且建筑工地的的工作，也不是时时都有，这几年房地产的景气很不好，建商推案量锐减，连带也影响到大伯一家的收入。如果有工作做才好，没工作做的时候，大伯往往可以喝上一个下午的闷酒，越喝脸色越阴沉，看她的眼光也越森冷……成莫打个寒颤。

再加上大伯母也不是有器量的女人，他们若想在伯父家再熬过四年……不必旁人说，年纪轻稚的成莫也明白，这段时间，不会好过。

成渤看着妹妹垂头丧气的模样，不知该说什么；过了半晌，他牵起妹妹的手，轻哄道：“走吧，我们去给爸爸上香。把脸擦一擦，不要给爸爸看到你哭得丑丑的样子，爸爸最爱看你笑了。”

成莫一听，勉强挤个笑靥出来。

兄妹俩手牵着手，一起走向灵堂。越靠近目的地，成莫的脚步就越慢。

大伯母站在灵堂门口，略胖的脸皮笑肉不笑的，随意扫过两人的脸一眼，最后定在她脸上。

成莫微不可见地瑟缩一下，仿佛还能感受到前两天自己不慎泼翻了水碗，大腿被伯母狠狠抽了两下的疼痛。



大伯夫妇会偷打她的事，她都不敢跟哥哥说。她知道哥哥一听到之后，一定会生气。可是哥哥要是去找大人吵架的话，大伯说不定会把他们两个人都赶出来，那他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……

“你找个妹妹也要找这么久，这个哥哥是怎么当的？”伯母站在灵堂门口，远远就看到两人，脸上是两兄妹已看惯了的灰漠。

哥哥牵着她的手紧了一紧，加快速度往灵堂走来。

伯母把成莼拉到身前，突然蹲下来帮她拉整一番黑色小洋装。成莼受宠若惊，一动都不敢动。

“里面有个符伯伯，是你们爸爸生前的朋友，特地从T市赶来上香的。你们待会儿见了人，嘴巴记得甜一点，听到没有？”伯母用只有两个小孩听得见的声音说道。

交代完毕，起身牵住她另一只手，半拉半拖地硬往灵堂里扯去。

成渤发现妹妹赶不上大人的脚步，好几次都差点跪倒，连忙把她的小手抢回来。“伯母，小莼让我来牵就好。”

伯母脸色难看地横了他一眼，却极难得地忍下来没发作。

“符先生，这两个就是文坚留下来的小孩啦！”灵堂一角，大伯跟两个他们不认识的大人站在一起，伯母抢着先介绍了。

成莼仰头看着她古怪的神色，像是不耐烦，却又像隐隐等盼着，小小心灵里开始累积着不安。

眼一回，望见站在大伯身旁的一对夫妇，小女孩不自觉地张开唇。

哇！好漂亮好高贵的人哦！她年纪小，想不出什么形容词，看着那位行止优雅、端静的美妇人，以及伴在身旁的高伟男士，心中想来想去也只有“好漂亮”、“好高贵”这样的形容词。

男的那个客人看起来和爸爸差不多年纪，可是气色英挺

健朗，身上的衣服既光鲜又漂亮，哪是久病中的父亲所能及的？

男人蹲下来和她平视，温柔地说：“你叫小莫是吧？哥哥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成渤。”男孩自己回答。

符去耘微微一笑，“我姓符，你们可以叫我符伯伯，我是你们爸爸以前在美国的同学。”

成莫怔怔看着他，不敢相信这个帅气的男人和自己家有任何关系。

符去耘轻抚女孩的脸蛋，心里不由得赞叹一声。这小娃娃儿长得真好！她虽然幼小，眼波与娟丽的五官已然透出将来是个标准的美人胚子。看她眼眶红红的，想来是方才哭过了，一只小手紧张地捏着自己的衣襟，既害羞又惹人怜。

他抬头看看牵着妹妹的大男孩。长久以来家中遭到变故，让男孩眼中已出现苍凉的气息，但不减一股器宇轩昂之气。

“文坚的两个孩子生得都很漂亮啊！”符去耘起身告诉成家夫妇，语中不掩歆吁。

“你太客气了，这年头长得漂亮也没什么用，能帮忙做事比较要紧啦。”大伯咕哝道。

符去耘细细打量两个小孩。女孩看向自己的大伯时，眼底明显藏着惊惶，大男孩虽然气质沉稳一些，神色间也藏不住对未来的茫然不安。而成家夫妇站在亲弟弟的灵堂里，眉眼间看不出多少悲怆感，对两个小辈也没有什么慈爱的面相，倒是觉得麻烦的感觉比较多。

这寒碜的灵堂，以及小孩身上不合身的黑衫黑裤，越发让他感到心酸。难得一对如珠如玉的孩子，如果跟着成家夫妇，只怕是宝石蒙尘，一辈子都不得出头了。

“啊你真的是文坚的朋友？”伯母还有些半信半疑。实在是符氏夫妇的仪貌举止，都不像他们这个阶层的人。

“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文坚兄是我最要好的同学，

后来他提前回国，我又忙着功课的事，渐渐就断了联系。”符去耘沉重地道，“去年我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他人在初中教书，没想到接着而来的就是他的死讯。文坚兄本来身体就比较弱一点，只是没想到他会英年早逝……”

原来是小弟在美国认识的朋友！成家伯父的心又硬了起来。如果不是老爸当年把房子拿去抵押，文坚哪来的钱出国念书呢？他们这种穿白衬衫打领带的人，双手不沾油不碰腻，只懂得享清福，结果这些钱还不都是留在T市的他干建筑工还的？幸好他在T市逼着父亲不可以再汇钱去了，中途让文坚不得不回来，否则他们兄弟要扛的债还不知有多高！

“去美国念书有什么用？回来还不是当个初中老师而已。”他冷瞪了兄妹俩一眼。

成莫眼光和伯父对到，又吓了一跳，努力想把自己缩得小小的，挤在哥哥身边。

“成先生，文坚和我情同手足。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，请你一定要告诉我。”

伯母一听，精神一振，立刻插口：“因为喔，阿坚他过世之前的那个医药费，还有现在办丧事，实在是都花了不少钱。然后这两个小孩子，也是挤不出多少钱来办……”

符去耘立刻明白她的意思。钱的问题他可以帮衬着点，倒不打紧，只是……

“文坚没有人寿保险吗？”文坚生性是谨慎的人，或多或少应该有保的，再者，当个老师应该也有公保这方面的抚恤金可以请领。

成家夫妇俩互看一眼，有些悻悻然。最后由成伯父不冷不热地添一句：“噢，可能有吧，这个我们也不晓得。”顿了一顿，再补一句：“就算真的有，我们也不会说去贪哪！他这两个小孩学费、教育费也都是要用钱，我们也不会说用在自己身上！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您不要多心。”符去耘连忙说。气氛顿时有点冷。



他低头看看含着泪、要掉未掉的漂亮娃娃，结果这个角度正好可以看进不合身的洋装领口里。

几条隐隐约约的血痕让他怵目惊心！

这么灵动漂亮的小女娃儿，是谁竟狠得下手？

他的视线回到成家夫妇脸上。妻子虽然呛俗一些，看起来还算传统女人，但是做丈夫的脸色潮红，眼珠子混浊，盯着小女孩的眼神怎样都让人不舒服。再加上小兄妹俩看着大人的惊惧眼光……

符去耘心里越来越凉，一阵冲动让他突然开口：“成渤，成莫，你们来跟符伯伯住好不好？”

一直不做声的符夫人讶然瞄丈夫一眼。显然这个提议是夫妻俩事前也没有谈过的。

他越想越觉得这是个好主意。成家夫妇寡德，一定不会善待这双小兄妹，而他的家境富裕，几百平方的大房子里要安置两个小兄妹，有什么困难的呢？更不差多两双筷子吃饭。

“符伯伯家里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”他问了成家兄妹俩的年纪，轻声说：“我的小女儿符瑶跟成莫同年纪，也是八岁，儿子符扬今年十岁；成渤十四岁年纪最大，可以管三个弟弟妹妹，一定能相处得很好的。”

伯母一愕。本来看这对姓符的夫妇开进口轿车来上香，又口口声声说是文坚学生时代的好朋友，正想着拗到大包一点的白包，没想到结果更好，连两个拖油瓶都有摆脱的希望了！

她回头对丈夫使使眼色，要他乘机赶快把兄妹俩推销出去。

“再怎样他们兄妹俩也是成家的小孩，如果让一个没亲没戚的陌生人带走，街坊邻居会说话的。”大伯先讲几句场面话。

“成先生如果舍不得的话，以后小莫他们会定期回来探望，这样好不好？”他委实不想将这对漂亮的小兄妹交给一

对心思不明的夫妻。

符夫人秀眉皱了一下，但是看见丈夫坚定的眼神，知道他不是随口说说而已。她不愿和丈夫公然起冲突，想了一想，也觉得没什么差别，便点头同意道：“成渤，成莫，以后符伯伯的家，就是你们的家。”

成家夫妇互望一眼，做妻子的是喜出望外，做丈夫的却显然不乐意。

成家伯父道：“虽然你们是一番好意啦，不过……”

“那就麻烦符伯伯了。”成渤突然接口。

四个大人同时停下来瞪着他，有惊怒、有窃喜、有高兴。

“大人在讲话，你这个小子插什么嘴！外人还以为我亏待你们！”大伯见他答应得这么快，面子有些挂不下来，一锅贴就想下去。

“成先生，有话好好说。”符去耘立刻拦住他。

“大伯一家人对我们都很好，只是我们已经麻烦大伯太多太多了，您们日子自己也不好过，我和小莫怎么忍心还拖累您呢！”成渤立刻解释。

成莫紧紧抱着哥哥，脸蛋埋进他胸口里，簌簌发抖。

符去耘立刻顺着他的口气说：“瞧，成先生，两个小孩子是懂事，不是在抱怨您们，您千万不要会错意了。”

“对啊对啊。”成家伯母拼命捏丈夫大腿，要他赶快答应下来。

最后，大伯才偃旗息鼓地点头。

成家伯母眉开眼笑地叮嘱：“成渤，成莫，符先生肯收留你们，就是你们的大恩人了，你们一定要听他的话，不要给人家惹麻烦，知不知道？”免得又被退货回来！“以后你们长大了，一定要好好报答符先生的恩德！”



这是真的吗？

他们不必再回去跟伯父伯母住了吗？

成莫摸摸自己的新床，新棉被，再看看漂亮的粉绿色房间，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。

从爸爸的灵堂回家之后，符伯伯让他们收拾一下，直接载他们回T市。出门前，哥哥亲自帮她换下黑洋装，霎时看见她被伯母和伯父打出来的血痕。他紧紧抱着她，无声地垂泪好久。最后哥哥擦擦眼泪，低声对她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成莫其实不是很懂，打人的是大伯他们，哥哥为什么要对她道歉呢？

后来哥哥又抱着她很久，说以后他一定会变得很强很强，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他们兄妹了。成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鼻子酸酸的，就跟着哥哥抱头流起泪来。

来到符家已经五天了。她每天醒来，嗅着香香的被子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仍然无法相信自己已经离开了那个阴暗秽气的矮房子。

成莫下床，先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再换下睡衣，规规矩矩地吊进衣橱里。这些生活小事她很小就会做了，以前爸爸在时，她自己打理是因为怕给父兄添麻烦；爸爸不在时，自己打理是怕给大伯夫妇逮着细处臭骂。

回头再看一眼大房间，仍然觉得很真实。

这间房就有大伯那间矮房子的一半大了，竟然属于她一个人的。而整个符伯伯的家又更大，如果没有人带领，她说不定会迷路。

符伯伯的房子有两层楼，可是因为它是依着一块山坡地而建的，所以两层之间有一小部分错开，就变成二楼的观景露台。屋子里除了住符伯伯一家人之外，还有司机、厨娘、两个佣人！

房子里住了这么多人，一点都不显得挤，还有客厅啦、茶厅啦、花厅啦、客房啦、书房啦等等的大房间；他们第一天来的时候，符伯伯带着她和哥哥四处走了一圈，走得她头

昏眼花，记都记不住。

哥哥的房间就在她的对面，都位于一楼中间部分，更后面是佣人的房间，前方则是超级豪华的大客厅。伯伯一家人的房间则是在二楼。

刚来的前几天，她吓得晚上不敢一个人睡，她从来没有一个人睡一间房过。后来是哥哥陪她睡了四天，睡到昨天她终于比较不怕了，他才搬进斜对门的房间。

成莫呆呆坐在地板上出神，手不自觉地抚着柔软的长毛地毯。

这一切是真的吗？

它会不会变不见？

每次她生命中出现一些比较正面、快乐的事，接下来就会立刻有负面、不开心的事发生。

例如她和哥哥、爸爸过得很幸福的时候，不久爸爸却生病了，然后他们被迫搬到大伯家；例如爸爸身体好一点出院了，她再度开心起来，可是不久他又会恶化，然后又要回医院去做那些很痛苦的治疗。接着便是不断地看着父亲入院出院，心情永远在起起伏伏。

符伯伯把她和哥哥带离成家，远离那个苛刻的伯母、喝完酒后阴沉暴躁的伯父以及会偷她东西欺负她的堂兄弟，看起来就像做梦一样，但是，接下来，会不会又发生什么可怕的事，把这一切都夺走呢？

突然有人敲了两下门，没等她响应就自己开了门进来，成莫连忙一个箭步跳起。

“嗨！你醒了吗？”一张娟秀可爱的脸蛋从门口探进来。

“醒了。”成莫红着脸，轻声回答。

“我是符瑶，我妈都叫我瑶瑶，我和我哥暑假跟阿姨去加拿大玩，昨天晚上才回来。”女孩看起来和她差不多年纪，可是比她高，头发也比她长，乌溜的两条麻花辫用粉紫色缎带扎着，身上同色系的短袖上衣与迷你裙，看起来就像

个亭亭玉立的小公主，“我妈叫我先拿几件平时没在穿的衣服给你，过几天再带你们去买新衣服。”

“谢谢……”

“你叫做成莫啊？你的名字怎么写？”符瑶好奇地东张西望。

“这样写。”成莫的手指在空气中比划一下。她的名字不好写，但是哥哥很小就教会她了。

“喔！”符瑶明亮而好奇的目光定回她脸上，“你是不是不喜欢讲话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成莫有点不知所措地摸摸脸颊，她还没刷牙洗脸呢！为什么对方都一副穿戴妥当的模样？是不是自己起晚了？

她偷偷瞄一眼闹钟。啊！竟然九点半了。昨天是自己一个人睡的，翻来覆去到半夜才睡着，难怪现在起晚了。她心里一阵惊慌不安。不晓得符伯伯他们会不会生气？

以前她每天早上七点就要起来帮伯母准备早餐的。

“我知道了，你只是很害羞对不对？”符瑶格格笑了一声，“这样不行啦！这样一定会被我哥欺负的；他这个人最恶霸了，如果你一副很好欺负的样子，他一定会骑到你头上去，把你压得死死的！”

她哥哥，就是那个叫符扬、大她们两岁的男生吧！他很恶劣吗？

“我哥哥呢？”讲到哥哥，成莫忍不住问。

“喔！我爸刚才约他一起去院子里搭烤肉架了。今天轮到我们家办假日野餐会，很多我爸爸公司里的人，还有亲戚朋友都会来，你赶快把衣服换一换，到花园里来吃点心吧！今天整天都有东西吃哦！待会儿见。”开朗灿烂的女孩如来时一般突兀地离去。

假日，野餐会，烤肉，新衣服，新房间，新朋友。成莫心里再度有那种如真似幻的缥缈感。

她快手快脚到走廊底端的盥洗室打理好，回房间换上一



套符瑶带来的粉绿色洋装，走到外头大厅。

人好多。

她在走廊口踌躇一下。客厅中几个静坐谈笑的阿姨们发现了她。

“咦？那小女孩长得好漂亮，谁家的女儿？”一个她不认识的阿姨笑着对她招招手。

坐在另一张椅子上的符夫人扬眉看她一眼，“你醒了？”

“符伯母早。”成萸乖巧地走过长地毯的边沿，轻声请安，“对不起，我睡晚了。”

“这小女孩长得真好。”另一个她不认识的高雅阿姨不禁将她拉到自己身边来。

看她五官如画，驯善乖巧，眉宇间有股沉静的气质，和符瑶的开朗大方相比又是另一种不同的典型。此刻神态间有着害羞又有着不安，更是娇柔得惹人怜爱。

“她和她哥哥是我先生故交的小孩，父母过世了之后没什么亲人了，我们便收过来养。”符夫人淡淡几句话带过。

原来是这样。

“来，给你个见面礼。”牵着她的妇人摸摸她的脸颊，从手上褪下一个细巧的金丝镯子，套进她手中，“你符伯母人很好，你平时要听她的话，不可以惹大人生气，知道吗？”

“阿姨，我不敢！”她连忙想褪下镯子。

“说谢谢就是了。”符夫人秀眉淡淡的一个波澜划过。

她和白手起家的丈夫不同，她出自名门世家，举止自有气派，在场的几位也都是她闺阁时期的千金好友，断没有让人见面礼送出来还收回去之理。

“谢谢阿姨。”成萸察觉符夫人的脸色，惶惶不安地接过来。

所有的人都叫她要听话。伯父他们说过，哥哥说过，符伯伯夫妇也说过，现在这个阿姨又这样说，于是成萸明白

了。如果想在这个门下好好待下来，“听话”是第一要务。

“符伯母，我去外面找我哥哥。”

“嗯。”

得到女主人的允许，她如蒙大赦，转身跑出去。

符伯母和符伯伯就很不同。伯伯很和气，对她和哥哥都很亲切，可是符伯母就比较有距离感，平时讲话都是淡淡的。她还是不习惯在符伯母面前走动，总怕自己会笨拙地做错什么。

一出院子，到处都是不熟的人，成莫本来就怕生，东望西望的，悄悄沿着屋子走到后院去。

符家极为广大，光是院子就占了一大片山坡地，除了主屋之外，还有一个露天游泳池，一个网球场，一间暖房，甚至还有一间和式的泡汤屋。成莫总觉得好像整片山都快是符家的。

屋子后没有客人，只有几位帮佣在后门来来去去的，送食料到花园中。她蹑手蹑脚地观察半晌，微一迟疑，转头又从来路想跑回前院去。

冷不防一只脚从莫名其妙的方位勾出来。

“哇！”成莫猝不及防，“砰”一声跌个五体投地，“啊，衣服！”

符瑶送给她的漂亮衣服，全脏了……她甚至来不及想是谁绊倒了她，七手八脚只想赶快把自己拍干净，免得被大人发现她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。

早上的晨露刚收，泥土都还是湿的，她越拍越脏，不一会儿把整个前身全糊成了土黄色。

成莫呆呆坐在地上看着自己，欲哭无泪。

“笨蛋！”冰冷不屑的骂人声从她头顶上响起。

成莫愣愣抬头。

一个比她高好多的影子遮住了天空。她吓了更大一跳，整个人往后又坐倒在地上。

那个影子冷哼一声，退开一步。

成莼终于见到符家集众千宠爱于一身的大公子，符扬。

他已经快跟哥哥一样高了，两道眉毛锐利得跟刀子一样，斜飞入鬓，好像随时都在睥睨人。挺直的鼻梁充满个性，薄而好看的唇正挑着轻蔑的笑。

即使是小小年纪，成莼也知道这个男生长得非常好看，可是他让她想起大伯的两个孩子。

她的堂哥们跟她一样念小学，以前大伯都是打他们出气，自她来了之后，每次他们做错什么事都故意冤枉给她，从此之后就变成只有她一个人挨打。然后等念初中的哥哥放学回家，伯母不敢打哥哥，可是会连着再把兄妹俩骂一顿。

那两个堂哥没有这个男生的贵气，看她的神气却一模一样……都是既高傲又蛮横的。

成莼打从心底升起一股强烈的排斥感。

“原来你就是那个小孤儿。”大男生恶意地用脚尖顶顶她。

“不要！”成莼用力拍开他的脚。他脸上的神气让她有一股说不出的厌恶，就像堂哥又打算赖什么坏事给她一样。

“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”大男生脚一岔，高傲地盘起手臂挺立在她身前。

“不知道……”不想知道。

“我叫符扬，我就是你的主人，你以后得听我的话。”他快意地笑了两声。

“我才不要听你的话。”她徒劳无功地想把衣服弄干净一点。

“为什么？”符扬怒道。

“我只听哥哥的话……还有符伯伯他们的话。”她低下头，小小声地反驳。

听见她“胆大包天”的言论，符扬气极反笑。

“你是我爸妈收养的，所以我就是你的主人，你就是小奴隶，知不知道？”他凑近她脸前凶狠地恫喝，“我爸妈最疼的人是我，只要是我要求的事，他们没有一样不答应的。

以后你这个小奴隶要是敢不听我的话，我叫我爸妈把你赶出去！”

## 第二章

开学之后，她被送入和符氏兄妹相同的小学就读，成渤则是念学区内的公立初中。

符扬在年次上长她们两载，可是因为她们是年尾生而符扬是年头生的，在学籍上只大她们一个年级。

后来成莫才知道，原来这间小学是T市有名的私立贵族小学，初、高中部就位于他们的小学对面，只隔一条马路。

“瑶瑶，她是谁？”

成莫转学到符瑶的班上，第一堂下了课，班长就转过头发问。

“她是我爸爸朋友的小孩，从现在开始要住在我们家里。”坐在她旁边的符瑶和同学有说有笑。

成莫内向地低着头，一下子突然变成众人焦点，小脸蛋有些发红。她最羡慕像符瑶这样个性的人，不管是张三李四都可以轻松地聊天谈笑，然后大人都会觉得她可爱，喜欢她。成莫就做不到这点。

她不喜欢陌生的人和环境，甚至可以说有点惧怕。

像现在，她就觉得自己仿佛动物园里的无尾熊，又或者是符瑶养的小宠物，负责让同学参观的，满心只希望上课钟赶快响，大家赶快把注意力移回课本上。

“那你也跟符扬住在一起啰？”排长立刻凑过来感兴趣地问，“他平常在家里也是那么酷吗？”

“对啊对啊，跟我们说符扬的事。瑶瑶最小气，平时怎么问她都不肯告诉我们！”